

仙 尘 奇 侠 传

等候百世的轮回，

让爱重蹈覆辙。

XIANJIANQIXIAZHUAN

真正的爱，超越因果、缘分、生死……

卢慧心◎著

III

仙 念 奇 俠 傳

等候百世的轮回，让爱重蹈覆辙。

XIANJIANQIXIAZHUAN

真正的爱，超越因果、缘分、生死…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仙剑奇侠传. 3/卢慧心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9. 8

ISBN 978-7-80755-221-5

I. 仙… II. 卢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18024 号

作 者:卢慧心

策 划:张国岚 李 爽

责任编辑:李 爽 hsls999@163.com

张亚鹏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050061

网上书店: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0311—88643225

E-mail:hspul@163.com

印 刷: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223 千字 **印 张:**14.5

版 次: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755-221-5

定 价:22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录

- 001 卷一 今生今世
017 卷二 情深如毒
032 卷三 无法无天
044 卷四 莫失莫忘
059 卷五 生离死别
- 073 卷六 百年之恋
083 卷七 千年相思
099 卷八 恋酒迷花
113 卷九 情路无悔
129 卷十 不死之人
- 143 卷十一 祝融无情
163 卷十二 云霆娶亲
178 卷十三 朝花夕拾
197 卷十四 难舍难了
211 卷十五 真爱不死



卷一 今生今世

人生在世不过短短数十年，有些人令人一见倾心，有些人却让人一见就想吐，更有些人，则是令人摸不着头绪。

见到了那个人以后，心里有点讨厌。见不到的时候，却又似乎还有点想再见一面，那个人令你气得半死、偏偏有时也能让你开心到爆炸，这些仿仿佛佛、模模糊糊，却又说不清感觉，是否就是缘分？好像是上辈子、上上辈子、上上上辈子已经结下太多恩怨情仇，逼得我们今生和来生都得为了对方再度投胎转世。

怎么，你不相信？

老实说，景天也不相信。

渝州城里，有个开朗、乐观的小子，他姓“景”，单名一个“天”字。

景天的工作，是在“永安当”当朝奉，说白了一点，也就是当铺伙计。他从小在当铺里长大，对古董古玩蛮有研究，甚至还常仿造古董赚点零用钱。

其实，“永安当”当铺原本是景天的父亲景逸传下来的事业，要是景逸能更精明奸诈一点，景天的命就会好一点，“永安当”也不会换主人，说不定，景天还会继续当“永安当”的少爷，未来则是“永安当”名副其实的大老板。

可惜，景天的老爸做生意做得太善良，吃了大亏之后，只得把“永安当”拱手让人，随后又悄然病故。因此，现在的景天只是“永安当”当铺里的伙计，连管铺子的赵永昌都能随便使唤他，而“永安当”的真正大老板，则是渝州城里的第一豪门家族“唐家”。唐家堡在渝州城外占地辽阔，而唐家的产业更是包山包海，涵盖了城中百姓的衣食住行。

渝州城两大传说中，头号人物就是富贵通天、又拥有独门毒药秘方的唐家，另



一个是道法通神的蜀山道士。

唐家以买卖药材起家，家族中多的是精通药理的能人异士，说起拥有百毒秘方的唐门，胆子再大的人也会滴下几滴冷汗。

而在永安当里受人使唤的景天怎么也没想到，今天他竟会在街上和自己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撞了个正着，还出于莫名的一种外力，牢牢地和她黏在一起，这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，就是唐家堡现任最高族长唐坤的唯一孙女，唐雪见。

然而对景天来说，唐雪见名气再大，也不过是个素未谋面的女孩，大家只是刚巧在街上碰见彼此，没名没姓的，谁又认识谁啊？再说，他们两人都被牢牢地黏在彼此身上，扯也扯不开，根本没心情问候对方姓啥名啥。

景天大吼大嚷，只求快快脱身：“喂！你干吗死黏在我身上？快滚！”

“亏你还敢诬赖我？明明就是你这不要脸的东西搞鬼！色鬼！采花贼！你竟然在这光天化日之下，贴在我身上，想占我便宜？”雪见气得发火，想伸手猛揍景天，手脚却不听使唤，牢牢地黏在景天身上。

这一男一女在大街上演出身体相贴的戏码，当然引来了一大群路人围观，大家笑着指指点点，雪见脸皮薄，赶紧将脸藏在红纱后面，不敢见人。

“你这死流氓！快放开我家大小姐！”雪见的贴身丫环也帮着大骂景天。

景天拼命拉扯，却脱不了身，又看对方似乎来头不小，还有个随身丫头在一旁吆喝，他生平最恨有钱人欺压穷人，再说，平白无故被骂成色鬼，他这口气怎么能忍得下？于是反唇相讥：“岂有此理，你们才是女流氓！”

对唐雪见来说，身为唐家堡的大小姐，她可是一辈子从没遇过这种倒霉事儿，满脑子只有两个念头，一是想找个地洞躲起来，另一个就是把这个无赖流氓千刀万剐！

只见她对小怡大嚷：“小怡，快帮忙！我才不要跟这种人黏在一起！”

雪见的丫头小怡听了雪见的命令，更加用力拉扯，还拼命对景天吼叫：“你快放手啊！”

景天鼓起勇气，更大声地吼了回去：“我根本没抓她！是她抓着我！你叫她先放开我！”



“他一定是垂涎小姐你的美貌，才用了些肮脏招数！”小怡对雪见耳语，但景天正和雪见牢牢黏在一块儿，怎么可能没听到这句话……

“呸！不如说你这位大小姐长得太丑没有人要，想出这些下三烂的手段来迫我就范，要我娶她做老婆！”

雪见气得吩咐小怡：“岂有此理！小怡！找人来，挖他眼、撕他嘴、砍他手！”

“大小姐你再忍一忍，我马上去搬救兵！”小怡说着，领命而去。

小怡走了，一旁的路人却越聚越多，每天都跟景天混在一块儿的何必平、许茂山冒了出来。

只见矮矮胖胖的茂山拉着景天的衣角，一脸莫名其妙地问：“老大，你们在玩什么？”

景天翻了翻白眼：“许茂山，我知道你个性单纯善良，但我现在被人陷害，正在危急的时候，麻烦你快动手把这个臭姑娘打晕，把她拖走，让我脱身！”

许茂山生来最崇拜的就是情同兄弟的景天，对景天言听计从，但他拿起石头，就是没办法往雪见头上砸，反倒往景天头上砸去，景天大叫：“我叫你砸这个女的，你砸我干吗？”

茂山振振有词地说：“我娘从小告诉我，不可以欺负女孩子！”

雪见哈哈大笑：“你娘说得对，要砸就该砸他！”

“对呀，老大，我把你砸昏了，再把你们拉开，保证不痛！”茂山说着，干脆闭上眼睛，举起石头往景天头上砸去！谁知景天敏捷地把双脚一转，身体一扭，茂山手上的石头变成向雪见的头上砸去。雪见应声昏迷倒地，景天也等于被松绑，不再被雪见困住了，神奇的是，雪见腰际的那块玉佩原本光芒闪闪，却跟着主人的昏迷而突然黯然消失。

而景天胸前的玉佩也突然跟着黯然失色，只是景天正忙着活动手脚，庆幸自己恢复自由，根本没注意到玉佩的变化，更没有料到两人之所以会突然相互吸引，一见面就分不开，便是因为两人身上分别带了一个宝物。

现实又机灵的何必平看雪见脸上的红纱掉了，露出脸来，忍不住惨叫一声：“糟糕



了！她是唐门大小姐，唐雪见！”

围观人群中也是激起一顿惊愕：“唐门大小姐！”

“唐雪见！”

“大小姐被流氓砸昏了！”

趁着人群喧闹，何必平分别拉起景天和茂山的手，逃出人群。茂山还惊慌着频频回头，生怕自己刚刚失手把雪见砸伤了。

这时，小怡刚好带着唐家的帮手赶到，却发现雪见昏迷倒地，立刻催促众人：“还站在那里干吗？快去抓那个流氓啊！”

大队人马应声追出，但三人早已不知去向。

打昏了唐雪见，三人逃回永安当，何必平和景天一派轻松，只有茂山良心不安，抓着景天问：“老大！怎么办？我打伤了唐家大小姐，要是唐家追究起来怎么办？”

景天掰开茂山的手指：“茂茂，你少大惊小怪行不行？放轻松！”

许茂山，被景天昵称为“茂茂”，他天生重义气，心眼简单，绝不从复杂的角度思考问题，心直口快，一条肠子通到底，常常说出别人都不愿意点破的事，却天天都笑脸迎人。

许茂山自幼被景天的父亲景逸收养，因此茂山把景逸看成自己的父亲，把景天看成自己的兄弟，也把“永安当”当成自己的家，即使永安当已经换了主人，他还是跟着景天不肯离开。

茂山见景天不在意，转向何必平，何必平更是不当一回事，尖酸地说：“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吧！有事就把错赖在景天身上。”

“你这么刻薄，只会见风转舵，谁听你的！”茂山愤愤不平，骂了何必平一句，又转过头去继续拉景天，“老大，你说，我们得罪了唐家大小姐，怎么办？”

景天心烦地耸耸肩：“不管啦！反正天塌下来有我扛嘛！我现在要去把身上这块玉佩脱手，所以啦，你们看着当铺，别让赵文昌知道我溜出去！”景天说着，身子一闪，就溜出门了。



“景天老大！你别走啊！”茂山追了几步，却哪赶得上景天，只得怏怏而回。虽然茂山的年纪比景天还大，可是他的言行举止却更像是景天的弟弟，他不但完全听命于景天，有时还得被刁钻古怪的景天戏弄。

“别理景天了，自从看流星雨那天捡到玉佩以后，他就倒霉事不断！”何必平安抚着茂山，把他拖回铺子里，还把当铺大门关上。

何必平跟茂山都知道，景天在看流星雨时捡到那块玉佩以后，就一直挂在身上没拿下来过，而且景天还一直想把玉佩给卖了。何必平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景天现在溜到外头，肯定又是去找玉佩的买家了，要是卖成了，我也要敲他一笔。”

茂山推了必平一把：“你这墙头草，到底站哪边啊？”

何必平耸耸肩：“说老实话，我是哪边有好处就站哪边。”

茂山不满地往何必平脸上呸了一声：“我想也是，赵文昌刚踢掉景天的老爸，接下永安当的时候，你也是毫不犹豫地就跟了过去。”

何必平嘿嘿两声，似乎完全不打算否认。的确，以前每当景天有困难时，他逃得比任何人都快，就算被景天和茂山痛骂没义气，他也不放在心上：“反正你不用瞎操心啦，打唐雪见的虽然是你，但在街上抱着唐雪见、害唐雪见出丑的是景天，不干你的事！”

茂山却是一想起自己刚刚敲昏唐雪见，就忍不住满心幻想。茂山一向感情丰富，唐雪见又外貌姣好，让他陷于少男怀春的情怀中不能自拔，一见到漂亮的女孩子就害羞脸红的他，对唐雪见心生好感，被迷得一见钟情。

“不知唐雪见现在在做什么？”茂山托着下巴，眼睛迷蒙地傻想着，早把景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此时，景天内心的哀号却没人知道，他本来想跷班，上街去兜售玉佩，却先是被凶恶的买主抢了玉佩，半毛钱也没拿到，又被唐家堡的人抓入百毒楼，让唐坤审问了一顿。幸好唐坤并没有为难他，只是问清了两人当时身体黏在一起的情形后，就放景天离去。



雪见虽然生气，想狠狠惩罚景天一顿，但碍于唐坤亲自判决，也只得放弃。事实上，唐坤不仅是雪见最最敬爱的爷爷，更是唐家堡的领道人，全家唯唐坤马首是瞻，平日他在议事厅统领着全堡事务，行事作风向来光明磊落、赏罚分明，赢得全族的向心力。

受人尊敬的唐坤年过七十，因练武不辍，仍维持着英武不凡的挺拔身材，再加上不怒自威的双眼，更显得智慧超群，是近来难得一见的武林英雄。

唐坤处理完景天与雪见的闹剧，又好言好语地令雪见离开后，才叹了口气，走回议事厅，准备听取其他人的报告。其实，唐坤身为唐门的老掌门，这几年来最担心的只有雪见一个人，偏偏现在渝州城闹出霹雳门的乱事，令他不得不聚集唐家堡众人开会处理。

只见唐泰脸色凝重，似乎胸有成竹，只是不愿意先开口。反观只有一只眼睛的唐益，他的独眼丝毫不露出半点感情，只是木然地坐在一旁。

唐泰是唐坤的七弟，同时也是唐坤倚赖的左右手。

唐益则是唐门二代弟子中，毒术和暗器功夫最好的一个，却因为他是庶出的身份，一直得不到家族的重视，加上又少了一只眼睛，算是身带残疾，因此可说是尝遍了人间冷暖。虽然他的武艺毒辣，但在同门中并没有很高的地位。

眼看没有人愿意开口表态，唐坤只得环视众人，沉重地说：“我得到消息，以罗如烈为首的霹雳门最近蠢蠢欲动，请各位加强戒备，保护渝州及老百姓。”

只见议事厅上的众人立刻交头接耳起来，低声哗然。

唐泰首先起身发言，只见他一脸冷笑：“霹雳门的力量日渐壮大，不住挑衅我们唐家堡堂主，我认为我们应先下手为强，把罗如烈和他的霹雳门赶出渝州城。”

此言一出，平常和唐泰站在同一阵线的众人也立即附和，令唐泰颇有面子，脸上不自觉地流露出骄矜得意之色。

唐坤却只是若有所思，似乎并没有把众人的赞誉听进耳中。事实上，妻子早逝的唐坤只有一个孩子，但他的独子唐丰却是惨死在霹雳堂的手中，唐泰提出驱赶霹雳门，可说正好迎合唐坤的心，没想到唐坤却显得不赞同，令唐泰有点惊慌，又有些不解。



此时唐益冷冷地说：“现在贸然行动，只怕唐门会落得个小肚鸡肠、不能容人的名声！我认为应该先静观其变。”

唐泰哪能容忍唐益的反驳，立刻暴跳而起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唐坤以眼神制止唐泰，反倒示意唐益继续说下去。唐泰满肚不快，根本不顾唐坤的意思，猛然怒视唐益：“唐益，你怎么能帮外人说话？难道你不是唐家人吗？”

唐泰也不甘示弱：“我只是说说自己的意见，跟外人内人有什么关系？你这又是什么意思，我是妾侍所生，因此大家就不把我放在眼里是吗？”听着唐益自己揭出不堪的身世，众人又是一片哗然，但这次不只是低声交谈，大家都高声地耻笑起来，显然对唐益的存在极为不屑，根本不留任何情面给他。

其中只有唐坤的脸色仍然平静，他伸出手向下按了一按，示意大家安静，众人立即鸦雀无声，唐泰、唐益也不得不乖乖地坐下，等着唐坤发言。

“唐门是渝州的名门正派，在江湖上一向光明磊落，重情重义，造福百姓。霹雳门作恶多端，实属邪门歪道，唐门不能坐视不管。但是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大家少安毋躁，霹雳门的事我自自有分寸。最重要的是，雪见现在年纪还小，还不能独当一面，你们两个现在是唐门的左膀右臂，要懂得以和为贵。”

唐泰脸色一变，勉强挤出一个几乎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唐坤言下之意就是迟早要把唐门传给唐雪见的意思，叫他怎么能咽下这口气？但他慑于唐坤的威严，不得不点点头。

唐益也挤出一丝难看的笑容，想到日后雪见要代替唐坤接下唐门，他就有气，因此唐益同样带着不服气的表情，正想开口，谁知此时有个下人匆匆闯入，神色慌张地禀报：“堂主，今天又有数人神秘失踪。”议事厅中激起一阵惊慌，只有唐坤一人依然镇静，挥手让他退下。

唐泰咬牙：“这已经是本月的第二十三宗失踪案——到底是谁敢那么猖狂？”

“渝州城百姓有人失踪，渝州城外又有大批中毒后的‘毒人’出现，此间一定有点蹊跷！”唐坤说到这里，顿觉喉咙紧涩，他忧心地紧皱眉头，想伸手拿案头的紫砂茶壶，却连倒茶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觉得气血不调、浊气攻心，一阵晕眩。



众人眼看着唐坤威震武林一甲子的手一抖，手中的茶壶翻落，唐泰眼明手快，接住茶壶，但茶壶盖子还是碎落一地。

唐坤看着地上的茶壶盖，感到一阵莫名的锥心之痛。

唐门上下全都鸦雀无声，不敢说话，只因那个紫砂壶是唐丰的遗物，唐丰死后一直是唐坤在使用。

同样感到揪心难忍的便是躲在议事厅外的雪见，从小父母双亡的雪见，对父亲唐丰的缺席已经习惯，但叫她心疼不已的是祖父唐坤脸上的失落和沉痛。

景天被唐坤逐出之后，一个人在唐家堡外踽踽独行，走到天都黑了，还没找到渝州城的城门。他暗自回想，觉得这整天的运气可真背，先是和唐雪见在大街上出丑，接着是想卖的玉佩被人抢走，然后又被唐家莫名其妙地抓去拷问一番，幸亏唐门的大家长唐坤还算讲理，没跟他追究他在大街上“轻薄”唐雪见的事。

谁知他前脚才回到当铺，唐雪见后脚就跟来了。

雪见一开口就是命令：“死流氓！听说你会做假古董，我命令你做一个一模一样的盖子，把我爷爷的紫砂壶盖顶替回去。”

景天还没来得及拒绝，早已被小怡等人扣了起来，只能压下心头的怒火，好声好气地说：“当然当然，大小姐吩咐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”

景天答应归答应，但仗着雪见是仿冒古董的大外行，索性拿翘起来：“要我帮忙就要听我的，为了帮你做假古董，我明早就要去河里挖泥，而且你也得亲自动手挖泥，否则绝对不成功！因为那里的泥是泥中极品，也只有那种泥，才能做出同样名贵的茶壶盖。”

雪见看景天说得如此郑重，欣然同意：“亲手挖泥也没关系，我堂堂唐家大小姐说一是一说二是二，若你做好了，本小姐非但不打你，还会感激你。”

景天狡猾一笑，约定隔天凌晨在河边见，接着就把雪见一行人赶出屋外，自顾自去睡了。



隔天一早，天还没亮，雪见就被有意刁难的景天拖到河里挖烂泥，找到烂泥之后，又要捏成茶壶盖，接着又要生火烧窑，把壶盖高温烧好，一路下来把娇滴滴的雪见折磨得满脸脏污，更糟的是，从没碰过炉灶的雪见拼命往灶里扔柴火，弄得火星四溅，差点把整个厨房都烧光了，景天只得把雪见赶到一边：“还是让我来吧！你是千金之躯，不会烧火。”

雪见已经筋疲力尽，也顾不得景天说话带刺，只得傻傻地问：“你平时都干这些事？”

“在厨房烧火算什么？我跟茂茂每天忙得要死要活的，你是享福享惯了的人，我们怎么和你比？我连想吃顿肉包子都难！”

雪见听了有些惭愧，但又有点天真地把头一扬：“要吃肉包子还不简单，本小姐明天就派人送一打过来！”

景天摇摇头，感慨地望着炉灶里的火焰，心里有些庆幸正好背对着雪见，可以隐藏起自己的表情。别看景天整天嘻嘻哈哈的，但是想起早逝的父母和如今的生活，就有种喉咙发哽的感觉，虽然感伤，他还是硬撑出愉快的声调，嘻嘻哈哈地说：“你这个大小姐就是大小姐，明天你给我包子，后天呢？大后天呢？难道你打算一辈子都送我包子？”

雪见被问傻了，却硬是回嘴道：“喂，你别小看本小姐，包子才几分钱啊！我当然可以一辈子供应你免费的包子！”

景天仍是面对着炉中熊熊的火焰，眉头一皱，脸上一沉，声调严厉了些：“就算可以，那我景天活着就是等你大小姐施舍包子吗？像你这样的千金小姐，还是让人捧在手心里的好，省下你的善心吧！”

雪见为之语塞，她没想到看景天终日嬉皮笑脸，但仍有志气，只得尴尬不语。

景天勉强一顿，换了一个说法：“不管你送不送包子，反正我在当铺打工，就等于是得到唐门的关照，吃了唐家的饭，已经感到十分幸福了。托你唐家的洪福，希望你唐家上下永远吉星高照发大财！”

雪见听出景天话中的嘲讽，忍不住拍拍他的肩膀，认真地问：“你为什么口是心



非，阴阳怪气？喂！我们做朋友好吗？不要那么小气嘛！”

听着雪见如此诚心的恳求，景天不自禁地回头，却吓了一大跳，只见眼前的人已经不是那个娇小甜美的唐雪见，而是顶着一头鬼发的怪人！她满头都是一大把的黑头发，如爆炸一样地拖到地上！

景天震惊地怪叫了一声：“妈呀！”

雪见看景天怪叫，顺着景天震惊的眼神，低头往自己身上一看，也尖叫起来！这个突然长出大把头发的人，正是雪见自己：“完了完了！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我居然忘记今天是立春！”

景天指着雪见说不出话，吓得慢慢退后，只见他把锅铲和锅盖等碰跌一地，铿锵作响。

“我警告你，绝对不许说出今天看到的，不然我就一刀砍死你！”

景天根本说不出话，只能傻傻点头。

雪见羞愧难当，她顾不得炉火赤烫，动手抓起窑中的茶壶盖，转身就逃，一边跑一边掉泪。这头黑发是她人生唯一的烦恼，春天之时，头发一定会茂盛成长，不受控地向四面八方生长，尤其是立春那天的发作，会比大爆炸更可怕。但是到了秋天，她就会全身无力，头发掉光，身子虚弱，这是个天大的秘密，除了少数唐家人心知肚明以外，没人见过她这么狼狈的模样。

没想到今天会被一个外人看见了，如果是平白无故的路人看见就算了，怎么偏偏是景天这个小混混看到自己的糗样呢？雪见噙着眼泪，脚下阵快步，迅速逃离厨房，只留下景天一个人惊魂未定。

从此之后，雪见只要早上起来一面对镜子，就想起自己满头乱发的样子已被景天看光，干脆横下心来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反正唐家堡占地广阔，唐坤又因身体微恙，必须留在家中养病。雪见每天就在家里的庭院陪唐坤说说笑笑，尽情享受这个万物欣欣向荣的春天景色，眼看四处都是一片绿意，令她心情畅快，不管头顶上的头发怎么乱长，她也不管了。

这天，唐坤领着雪见蹲在阳光下，指着眼前一小盆长了芽但未开花的小植物，郑



重地说：“雪见，答应我，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不能放弃这盆花，必要时带着它在身边。”

雪见嘻嘻一笑：“反正我是不会离开爷爷的，就请爷爷帮我看好这盆花吧！”

谁知唐坤一笑，还没搭腔，就先按着头，倒下了。

此时，唐家堡陷入唐坤病危的混乱中，大夫说蜀山脚下的百花露水吸取了天地精华，若能以此露水煎药，才能事半功倍。雪见二话不说，便决心独自去蜀山寻找百花露水。

然而，既然她想收集百花露水，就得夜访蜀山，留在山下等待朝露不可，偏偏此时还有另一个人也正要夜探蜀山，那就是玉佩被抢的景天。

上回，景天在看流星雨时捡到了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玉佩，偏偏被人抢了，为了再试一次运气，他一个人又钻上蜀山，没想到却会碰上雪见。

奇怪了，为什么偏偏在这种时候又撞见对方？

两人心中都暗叫一声“倒霉”。

长夜漫漫，天大地大，一片漆黑，景天和雪见一碰面，硬是一阵尴尬。雪见本想扭头就走，但想到爷爷的病，不得不继续在地上摆着小碗，等待太阳升起，朝露凝结的时刻。

景天端详雪见的神情，便也学她一语不发，往山顶张望，只盼能有场大型流星雨，天上最好再掉下几样宝贝让他拿去卖钱。可惜事与愿违，满天漆黑，什么都没有，几只野鸟“呀呀”地飞鸣而过，雪见猛然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 toward 景天靠拢了几步。

景天为了保持男子汉的风度，不得不清清喉咙，问：“你是不是很怕黑啊？”

“我才不怕，你走你的，不必管我。”雪见硬撑着，用力摇头，但环顾四周，仍然感到全身发冷，不知黑暗中有什么在等待着。

景天点点头，心安理得地说：“你不怕就好，因为——我看今晚没有流星雨，所以我要走了，再见。”



雪见尴尬又蛮横地：“要走就走，何必跟我废话？”

景天耸耸肩，转头就往山下走去，很快地消失在黑暗的山路中。

此时山风呼啸，雾气茫茫，山顶在天亮前连星星月亮都没有，天空显得特别黯淡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景天忍不住回头张望雪见，只见她一个女子，无助地在山顶伫立，看来伶仃可怜。

景天咬咬牙，又不放心地走回来：“我改变主意了！”

雪见在安心之余，却又嘴硬着：“咦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”

“天这么黑，我就是不敢一个人回去，不行吗？”景天双手叉腰，一脸无赖的模样，雪见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却也松了一大口气。有景天在旁，她的心情轻松多了，却没注意到环绕二人的树林里、草丛间忽隐忽现闪烁着红色的光芒，明暗不定的红光越聚越多、越聚越多……

突然又有几窝飞鸟被惊醒，仓皇飞出树林。

雪见吓得抓紧了景天的衣角，没想到地上又是一群地鼠从林子中奔出，吓得两人乱叫乱跳。景天先注意到树林里是一双又一双红色的眼睛，指着雪见背后大喊，雪见回头，发现那些红眼的活死人，一个个从原本藏身的树林里走了出来，他们个个身体僵直，浑身跟满脸是毒疮，五官模糊，已辨不清面容，接着，林子里走出数十个毒人，把景天和雪见包围在其中。

雪见和景天只能不断地后退。

景天对雪见低语：“大小姐，快想办法！你们唐门不是武功高强吗？”

雪见一愣，语带惭愧地说：“我不行，我从来没跟人打过架！”

景天没好气：“原来你是个纸老虎！”

雪见生起气来，推着景天的背：“你有种，你上啊！”

景天忙着推雪见：“这个时候还有心思吵架啊？”

正当两人吵嘴时，毒人们已经动作缓慢地把两人逼到死角上，看来他们已将雪见和景天视为囊中之物，毒人不仅围堵两人，嘴里还不断地释放毒气，令雪见感到一阵恶心。景天看雪见身体不适，也慌得手忙脚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正当他分心关注雪



见时，早已经有个毒人扑上来准备啃噬他的手臂，雪见害怕得尖叫起来，声音中充满了恐惧。

此时，天空破开一道灵光，浩然正气如闪电般劈开了被毒人污染的空气，连景天和雪见都差点睁不开眼睛，那些浑身是毒的人形怪物更是被震慑得无法动弹。

一道白光从天而降，在这同时，有股剑气划破长空，原本正要咬上景天手臂的毒人应声倒地，景天也跟着被撞倒在地上，算是捡回一条性命。雪见和景天两人狼狈地抬头看去，只见到一角白袍，翩翩迎风飘逸，景天擦了擦眼睛，恰好见到一个长相英俊秀逸的年轻人潇洒地收剑、转身，此人穿着一身白色道袍。

景天想起蜀山流传的歌谣，忍不住喃喃念着：“一身白衣徐长卿，难道他就是蜀山大弟子徐长卿？”

徐长卿仿佛听见了景天的喃喃自语，对他斯文一笑，正如歌谣所言，他身穿白色道袍，全身洁白发亮，他的面孔年轻如少年，轮廓深邃，双眼像两潭泉水闪闪发亮，身段挺拔，行动几乎如同天上的精灵。

只见他不慌不急，似乎没把整群环伺的毒人放在眼里，在这种危急时候，却还向景天和雪见露出亲善的笑容。景天注意到，雪见面对徐长卿英俊的相貌似乎有些脸红，她忍不住整理了下头发，垂下眼睛，似乎不敢直视对方；相形之下，景天顿时觉得自己一身脏污，穿着破布般的烂衣服，硬生生夹在这对俊男美女之间，显得格格不入。

“两位不用害怕。”长卿说着，再度纵身跃起，伸手一指，指尖随即放出金色流光，在半空划出一道收妖符，收妖符落下，覆盖在毒人身上，所到之处，毒人们马上动弹不得。长卿飘飘然轻盈着地，手中拿着一个巴掌大小的透明空瓶子，随口念起咒文。

只见长卿目光如火焰锐利，将瓶口指向毒人，发出“飕飕”的风声，那些被收妖符镇在地上的毒人，就如一群小苍蝇般缩小，转瞬间全被收进瓶中。

景天和雪见看得目瞪口呆，几乎忘记身在险境，两人各怀不同的心事。

雪见死盯着长卿，双眼发亮，崇拜地喝彩：“好厉害！”

景天却是死盯着长卿手上的瓶子，同样是双眼发亮，他只关心着：“那是什么宝贝？让我看看行吗？”

